

北醫三載

•• 宋鴻樟

五十二年的夏天，聯考發榜，我被分發到臺北醫學院。

初來北醫，感慨萬分。從外表看，當時我很難相信這是一所教育醫藥人材的高等學府。校園內無處不是沒膝野草，一丘廢棄的建地，擊著柱柱的廢鋼筋，雨天的石子路渾泥漿滑，有點荒涼。教室的不敷使用，好幾堂課只得在鋁製教室講授，夏天在裏面上課，無異坐烤箱。課餘沒有圖書室讓我們看書寫字，校園裏也找不著一小塊綠蔭。所以下課便往宿舍跑。由於大一的課在N大時已經讀過，等於溫習一遍，這一年的日子過得很悠閒。現在事後回想當時未能利用時間做一些有益的事，悔恨交加。

第二年，我在姆指山下的姆指學蘆租得一間兩疊斗室。這時，我已完全了解北醫，我知悉了建校的計劃。北醫的創業精神使我感動，使我興奮。我比大一用功得多，但是很遺憾，我仍常在考試當中栽過不少跟斗。

我怕背書，怕強記。一條寄生蟲，我唸經似地記了半天，仍不能將它的尊容及其鬪爭人類的蠻橫史蹟順利描出。我把時間大量投資給有機化學，但是蝕本，我的接受能力很是狹窄短暫，雖然僥倖沒嚐到補考滋味，仍逃不出剃刀邊緣，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成績並不特別代表什麼，動物學和比較解剖的一根骨節，或是幾塊肌肉的學術用語遠不如將它帶到飯館烹而食之來得容易消化。

大三看大二是小巫，硬綁綁的，全靠記憶？每個不外出的夜晚，藥物化、生藥化、……肆無忌憚地圍攻我，當我無法招架時，席夢思替擔一切。放學後，我的自習時間遠比一般同學為少，爲了彌補時間上的不足，我隨時握著卡片數張，休息時看，走路時唸，排隊等飯吃時背！我知道這樣唸書，效率差。但我是個笨拙的人，這樣做總比不做強。讀書總要遭遇許多有形或無形的困難，要緊的是擇善固執。經過一段時間後，背的「功力」日漸深厚，而且還練出一些小訣竅，便不再覺得強記之苦。

藥學的課程是記憶性多於理解。記憶容易忘記，同學們常抱怨說：「很洩氣，考過不久即忘。」我也爲這事擾了一段時間。後來我才瞭解，求學讀書原是一種認識的功夫，收集一連串的资料卡，自然地在腦中理出一條條有修理的記憶痕紋，深藏著。我不一定能將它像剛讀過時那樣絲毫不爽地寫出，但當我要用時，便有些概念，能很快地「再認識」，查閱資料就簡捷了；書看得愈多，知識在腦中閃爍的頻率愈高。所以許多課業的末技細節可能隨記旋忘，然而我仍是樂而不疲。有時竟能背得津津有味，逢空即愛找點材料呢喃幾句，那怕是一個英文單字，都能帶給我趣味。

人是很妙的動物，感情尤其別緻。男女同學都可能因爲對方笑貌不揚，而乍見厭煩，甚至談一句話都乏味，但是日久見面多，就逐漸覺得她還是相當美麗可愛，從某些角度評斷，她真是上帝精緻的傑作，而養成良好的友情。我在北醫讀藥學也是同理的，我迷迷糊糊地進來，初是很少有「與生俱來」的興趣。接觸多了，廣了，有所認識了，興趣自然會生根培養出來，我現在自覺對藥學有強烈的愛好。

北醫藥學系不分年級，每週都必須上四十堂以上的課，就中實驗佔了很多鐘點。任何實驗都需要耐心與謹慎，我自幼笨手笨腳，所以兩者俱闕，初做實驗，不是把燒杯自赤熱的爐子取至濕冷的桌面而破裂，就是三角杯在桌角很清脆地敲破，每次實驗總要報銷幾件器具，有時還把即將完成的成品付之大地，檢都檢不起，即使好不容易做成也往往比別人差勁。

去年的暑期，我隨同一打的同學，在化學室的老師指導下，磨練實驗的技巧。認真做起實驗，勞累實不亞於執勤操作，夏日炎炎，電爐助虐。但我們還懂得苦中作樂，談笑、煮綠豆湯、……，同學們一向畏懼董教授的嚴肅，但他說起笑來，還是很風趣的。後進的同學們：別害怕。

在化學室裡，我學會使用好幾種精巧的儀器，那年的暑假一晃即過。我自覺技巧進步甚多，在藥三這一年大大派上用場：實驗桌上不再布滿了遺落的原料，再結晶也不再令自己洩氣，汪君因此戲稱我為「製藥工程師。」聽入耳，颯颯然，欲醉。

任何實驗對我都具誘惑。藥三的實驗鐘點最多，使我如魚得水。我擦過自己調配的藥水，冬天抹自己調製的面霜；自黃柏的木片抽取針樣，黃閃閃的 Berberin；合成過 DDT；Sulfanilamide……，在各方面我都野心著要被訓練成好手。但我還是不滿足，我和好多位同學，利用課餘，分別在藥物化學室、生藥化學室、食品化學室……，向各科的教授請益。我們探究生藥的秘密，抽取未知的成分，分析它；我們與天竺鼠為伍，小白兔真乖巧……。我聽著教授們耐心的指導，接受他們親切的照顧，助教像兄姐般，師生之間是這麼淳摯懇切，我心泛著溫暖。

我的北醫生活並不是光讀書，做實驗。藥二那年，教學大樓的啓用，第二實驗大樓之興建，圖書室有了，活動場所多了，北醫如雨後春筍地成立許多社團。我原是不喜歡動，但也參加幾個社團，其中以土風舞和班上自組的杏韻合唱團較熱衷。我的歌聲是可和破鑼媲美，但不妨礙我的勇氣，又得同學的默與諒解，所以我能在課餘學會了許多優美的歌曲，自習時自我陶醉，也是怡趣橫溢；我實在是個極其遲鈍的現代青年，別的同學一小時練熟三支好美的舞姿，而我學過十幾支各式土風舞，跳得我耳聾腳酸。在運動場上我是個低能人（虧我長得一七五、差）！也正好從土風舞得到一點運動效果。

同學之間，大多懂得如何使功課和娛樂互相協調而避免衝突。大家當然很重視自己的功課，除去社團活動，其他的正常娛樂也是很活躍的：有時乘著考完的輕鬆心情，成群看電影，或到郊外踏青，或上山採藥。野柳巖巖高處人去後的一片沉寂，漁船在海平線盡頭隱落下去；萬里海濱，夏日陽光下揚起輕輕海波；陽明山上滿山滿谷花樹搖曳；一車的年輕歡笑，和睦多趣；在山中水濱結識藥草芳名，日後再見，花草無情，而我仍有一廂之情啊！

北醫座落六張犁姆指山麓，離著市囂，是一塊清靜的地方。

早起的清晨，我有時早早到了藥物化學室，把電爐插上，讓圓滑蕃荔枝之生物鹼溶液慢慢的濃縮，我則手挾一冊登上土阜，嗅一嗅晨風的涼爽。曉陰沉沉，黃土山徑旁的草叢裏。索索地，倏然地鑽出一隻覓食的小鷄。春天的山上一片紅，花農在坡地上採摘鮮艷花枝成束，擔去出售，……風聲、鳥聲也織成一條美麗輕柔的地氈，躺在花枝下，落英飾我，何其風流。在這樣的早晨，在這樣的幽境裏，豈可無詩，我或為前夜草就的小詩斟酌字句，或為小品裝飾，或唸一首詞，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舒暢。聽到鈴聲才去上課，心情也倍加清爽。

黃昏，我常撥出一點獨處的時間，什麼也不做，只在校園裡漫漫地走，摘一片楓葉挾在書的扉頁裏；或登上教學大樓的洋臺，窮目遠眺，可以見到化學館，第一實驗大樓的孤影，形態館的精巧，全浴在霞彩鮮艷裡，沉默莊嚴；第二實驗大樓幾個漆匠，正忙著為扇扇的門上裝。遠處市區，一片屋宇尖突參差，一片霓虹燈閃爍。背後姆指山側，一串山巒起伏，夜霧深沉。校門在落日的餘暉裏，銜著現代的健美線條；早出的星星映明了校園大道邊的白楊樹梢，為茄冬多肉的葉打上一層臘，那邊操場的角落，黑羊幾隻，嚼著草，欣喜地咩咩要回去。

在這兒，一切都是快樂的，我接觸到許多美好的事。不僅在知識上我獲得真切的啓發與灌輸，在精神環境我也受到振奮鼓舞。北醫一直在生長中，有一點瑕疵，我却覺更增其美，一所學校的輝煌，豈是一日造成的？我們是拓荒的人，學校的歷史要我們來創造，北醫的風格靠我們來建樹。是這樣沉重，這樣偉大的責任。想到這裡，一種愛校之情在我心中植得更摯切。

學校是我們的，我要愛護它。我還有一歲校慶可過，時間細流無音響。在剩餘的一年，我要好好盡一分心意，做一個學生所應為的事。